

# 四書



章句集注

上

〔宋〕朱熹撰 金良年今译

大學章句

中庸章句

論語集注

孟子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金良年今译  
大學章句  
中庸章句  
論語集注  
孟子集注

# 四書

章句集注

〔宋〕朱熹撰 金良年今译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丙戌季夏月上海

古籍出版社新刊

## 出版说明

“四书”是儒家的四部经典,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中《论语》、《孟子》是后人编撰的关于孔子、孟子言行的记录,《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理学家极为重视这四部经典,纷纷对其进行注释讲解,其中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最为著名。朱熹此书去取诸家之说,推敲注释文字,倾注了其大半生的心血。宋代以后,《四书章句集注》被列为钦定的教科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与“五经”具有同等的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此次出版《四书章句集注》,不仅原文经过精心校理,堪称“善本”,而且对版式作了重新设计,使之更加醒目、美观。同时,我们还将著名学者金良年先生对“四书”原文所作的翻译,用蓝色字体附在一旁,以帮助读者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 目录

##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序	三
大学章句	五

##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序	二一
中庸章句	二三

## 论语集注

读论语孟子法	五三
论语序说	五五
卷第一	五八
学而第一	五八
为政第二	六六
卷第二	七六
八佾第三	七六
里仁第四	八七
卷第三	九五

公冶长第五	九五
雍也第六	一〇六
卷第四	一一八
述而第七	一一八
泰伯第八	一三一
卷第五	一三九
子罕第九	一三九
乡党第十	一四九
卷第六	一五九
先进第十一	一五九
颜渊第十二	一七〇
卷第七	一八二
子路第十三	一八二
宪问第十四	一九二
卷第八	二〇九
卫灵公第十五	二〇九
季氏第十六	二二一
卷第九	二二八
阳货第十七	二二八
微子第十八	二三八
卷第十	二四五
子张第十九	二四五
尧曰第二十	二五三

### 孟子集注

孟子序说	二五九
卷第一	二六三
梁惠王章句上	二六三
卷第二	二七七
梁惠王章句下	二七七
卷第三	二九三
公孙丑章句上	二九三

卷第四	三〇九
公孙丑章句下	三〇九
卷第五	三二二
滕文公章句上	三二二
卷第六	三三六
滕文公章句下	三三六
卷第七	三四九
离娄章句上	三四九
卷第八	三六六
离娄章句下	三六六
卷第九	三八二
万章章句上	三八二
卷第十	三九五
万章章句下	三九五
卷第十一	四〇八
告子章句上	四〇八
卷第十二	四二四
告子章句下	四二四
卷第十三	四三八
尽心章句上	四三八
卷第十四	四五八
尽心章句下	四五八

# 大学章句





## 大学章句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寔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

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 大学章句

大，旧音泰，今读如字。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sup>①</sup>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虑，虑而後能得。<sup>②</sup>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sup>③</sup>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sup>④</sup>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sup>⑤</sup>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sup>⑥</sup>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sup>⑦</sup>

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

**释义** 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明内心的光明之德，在于使民众自新，在于达到至善的境界而不动摇。知道了该达到的境界才能确定志向，志向确定了才能心意宁静，心意宁静才能随处而安，随处而安才能虑事周详，虑事周详才能达到至善。每样东西都有本末，每件事情都有始终，知道了本末始终的先后次序，便接近宗旨了。古时候要把彰明内心的光明之德推及天下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要治理自己的国家，先整顿自己的家族；要整顿自己的家族，先修伤自身；要修伤自身，先端正内心；要端正内心，先使意念真诚；要使意念真诚，先提高

识见；提高识见的途径是探究事物的原理。探究了事理的原理才能使识见提高，识见提高了才能使意念真诚，意念真诚了才能使内心端正，内心端正了才能使自身修饬，自身修饬了才能使家族整顿，家族整顿了才能使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了才能使天下安定。从天子直到平民，所有人都应该把修饬自身作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化力气的地方不见成效，而不化力气的地方反而有成效，这样的事是没有的。

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传文，杂引经传，若无统纪，然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熟读详味，久当见之，今不尽释也。



①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②後，与后同，后放此。○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

③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此结上文两节之意。

④治，平声，后放此。○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

⑤治，去声，后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

⑥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错之耳。

⑦本，谓身也。所厚，谓家也。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

《康诰》曰：“克明德。”<sup>①</sup>《大甲》曰：“顾诹天之明命。”<sup>②</sup>《帝典》曰：“克明峻德。”<sup>③</sup>皆自明也。<sup>④</sup>

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此通下三章止于信，旧本误在没世不忘之下。

**译文** 《康诰》说：“能彰明德行。”《太甲》说：“念念不忘上天赋予的德性。”《尧典》说：“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都是自己彰明内心的光明之德。



①《康诰》，《周书》。克，能也。

②大，读作泰。诹，古是字。○《大甲》，《商书》。顾，谓常目在之也。诹，犹此也，或曰审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常目在之，则无时不明矣。

③峻，《书》作俊。○《帝典》，《尧典》，《虞书》。峻，大也。

④结所引书，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sup>①</sup>《康诰》曰：“作新民。”<sup>②</sup>《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sup>③</sup>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sup>④</sup>

右传之二章。释新民。

**译文** 商汤水盘上的箴铭说：“如能一日自新，就能日日自新，每日自新。”《康诰》说：“激励民众自新。”《诗·大雅·文王》说：“姬周虽旧国，天命乃新受。”所以，君子在任何方面都尽可能自新。



①盘，沐浴之盘也。铭，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苟，诚也。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

②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③《诗》，《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

④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

**怪文** 《诗·商颂·玄鸟》说：“天子辂千里，民众居于此。”《诗·小雅·绵蛮》说：“鸣叫的黄鸟，停留在山麓。”孔子说：“鸟止息时，知道该停留的地方，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诗·大雅·文王》说：“德行深厚的文王啊！光明磊落，安于所处，无所不敬。”当国君的，要达到仁的境界；当臣子的，要达到敬的境界；当子女的，要达到孝的境界；当父母的，要达到慈的境界；与国人交往，要达到信的境界。《诗·卫风·淇奥》说：“看那淇水弯曲的岸边，绿竹葱葱郁郁。有位文雅君子，如切磋过的象牙，像琢磨过的美玉。庄严而又刚毅，显赫而又坦荡。有位文雅君子啊，真是教人难忘。”如切磋过的象牙，指学问的研治；像琢磨过的美玉，指修养的功夫；庄严而又刚毅，指谨慎的态度；显赫而又坦荡，指威严的仪表；文雅君子使人难忘，指盛大的德行尽善尽美，民众不能忘怀。《诗·周颂·烈文》说：“啊！先王使人难忘。”君子推崇其遵行的贤德而继承他的业绩，小人享受其开创的安乐而得到他的恩泽，因此他们去世之后仍难以使人忘怀。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sup>①</sup>《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sup>②</sup>《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sup>③</sup>《诗》云：“瞻彼淇澳，葦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侗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侗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sup>④</sup>《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sup>⑤</sup>

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此章内自引《淇澳》诗以下，旧本误在诚意章下。

**朱子章句**

①《诗》，《商颂·玄鸟》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

②缙，《诗》作绵。○《诗》，《小雅·绵蛮》之篇。缙蛮，鸟声。丘隅，岑蔚之处。子曰以下，孔子说《诗》之辞。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

③於缉之於，音乌。○《诗》，《文王》之篇。穆穆，深远之意。於，叹美辞。缉，继续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学者于此，究其精微之蕴，而又推类以尽其余，则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矣。

④澳，於六反。葦，《诗》作绿。猗，叶韵，音阿。侗，下版反。喧，《诗》作呶；諠，《诗》作諠，并况晚反。恂，郑氏读作峻。○《诗》，《卫风·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兴也。斐，文貌。切以刀锯，琢以椎凿，皆裁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铍铕，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皆言其

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也。瑟，严密之貌。恂，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学，谓讲习讨论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栗，战惧也。威，可畏也。仪，可象也。引《诗》而释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道学、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栗、威仪，言其德容表里之盛。卒乃指其实而叹美之也。

⑤於戏，音呜呼。乐，音洛。○《诗》，《周颂·烈文》之篇。於戏，叹辞。前王，谓文、武也。君子，谓其后贤后王。小人，谓后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两节咏叹淫泆，其味深长，当熟玩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①

右传之四章。释本末。此章旧本误在止于信下。

**释义** 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纠纷不发生。”要使没有实情的人不敢花言巧语，德行彰显到使民众从内心畏服，这就叫做知道了本原。

**朱子章句**

①犹人，不异于人也。情，实也。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

此谓知本。①此谓知之至也。②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此章旧本通下章，误在经文之下。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①程子曰：衍文也。

②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



使意念真诚，是指不要自欺。如同厌恶臭味，如同喜好女色，这就叫做自我满足，所以君子必定谨慎自己的独处。小人在独自一人时做不好的事情，无所不为，遇见君子就躲躲藏藏，把坏处掩盖起来而标榜自己的好处。可是在他人看来，却如同见到他肝肺那样清楚，那么，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呢！这是说，内心的真实意念会显露在外表，所以君子必定谨慎自己的独处。曾子说：“好多眼睛看着，好多手指着，这是多么严厉啊！”有钱能装饰房屋，有德能增饰自身，心胸宽广则体魄舒泰，所以君子必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sup>①</sup>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sup>②</sup>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sup>③</sup>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sup>④</sup>

右传之六章。释诚意。经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诚。”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谨乎此，则其所明又非己有，而无以为进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云。



①恶、好，上字皆去声。谦，读为慊，苦劫反。○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辞。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慊，快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